



繁星丛书

秋李子

著

青山在上

经典明清  
俗世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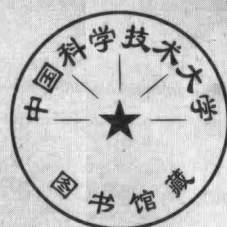
看浮生百相  
阅烟火奇情  
过大河千帆  
留青山人间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4760/1

秋李子 著  
青山在上



## 内 容 简 介

被卖身为奴的绿丫，有父不如无父的秀儿，出身富贵却陷入绝境的榛子，三个原本不会有交集的少女由于命运的捉弄在屈家后院相遇，是随波逐流以博取眼前利益？还是不忘本心，护住那一点微小的希望之火？当命运再一次改变，各分西东的三人如何走上她们的人生道路，当再重逢的时候，是否还能坦然面对对方？本书讲述了三个少女的曲折故事。

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，无标签者不得销售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#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青山在 / 秋李子著. — 北京：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18

（繁星丛书）

ISBN 978-7-302-49382-2

I. ①青… II. ①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8）第 014917 号

责任编辑：刘士平

封面设计：王 烁

责任校对：李 梅

责任印制：杨 艳

出版发行：清华大学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tup.com.cn>, 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：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：100084

社 总 机：010-62770175 邮 购：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：010-62776969, [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](mailto: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)

质量反馈：010-62772015, [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](mailto: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)

印 装 者：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150mm×240mm 印 张：51 字 数：851 千字

版 次：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：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99.00 元（全三册）

---

产品编号：075494-01

青  
山  
社

目 录

上 册

|   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 1 章  | 被卖   | 1   |
| 第 2 章  | 岁月   | 14  |
| 第 3 章  | 挣扎   | 27  |
| 第 4 章  | 扶持   | 41  |
| 第 5 章  | 烦恼   | 55  |
| 第 6 章  | 苦熬   | 68  |
| 第 7 章  | 希望   | 82  |
| 第 8 章  | 解脱   | 96  |
| 第 9 章  | 各奔西东 | 110 |
| 第 10 章 | 离别   | 124 |
| 第 11 章 | 喜事   | 139 |
| 第 12 章 | 成亲   | 161 |
| 第 13 章 | 伙计   | 190 |
| 第 14 章 | 重逢   | 218 |
| 第 15 章 | 圈套   | 246 |

中 册

|        |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|-----|
| 第 16 章 | 应酬 | 275 |
| 第 17 章 | 报复 | 304 |
| 第 18 章 | 利用 | 333 |

|        |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|-----|
| 第 19 章 | 成长 | 362 |
| 第 20 章 | 寻觅 | 390 |
| 第 21 章 | 姻缘 | 419 |
| 第 22 章 | 生计 | 434 |
| 第 23 章 | 风波 | 449 |
| 第 24 章 | 翠儿 | 457 |
| 第 25 章 | 盘算 | 479 |
| 第 26 章 | 谋划 | 494 |
| 第 27 章 | 不公 | 516 |
| 第 28 章 | 争产 | 538 |

## 下 册

|   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 29 章 | 落定   | 553 |
| 第 30 章 | 流年   | 575 |
| 第 31 章 | 柳家败落 | 596 |
| 第 32 章 | 认母   | 610 |
| 第 33 章 | 现世报  | 625 |
| 第 34 章 | 报应   | 647 |
| 第 35 章 | 秀儿出嫁 | 662 |
| 第 36 章 | 姐弟   | 683 |
| 第 37 章 | 大掌柜  | 705 |
| 第 38 章 | 认弟   | 720 |
| 第 39 章 | 秦家   | 742 |
| 第 40 章 | 受惊   | 757 |
| 第 41 章 | 顺意   | 779 |

绿丫站在椅子旁边一直低着头，尽管这间屋子的摆设是绿丫从没见过的，椅子上有垫子，桌子上摆着茶水点心，能闻到茶水点心发出的香味，这种香味比过年时娘用油炸的果子还香，但绿丫除进来看了第一眼就一直低头站着，听着自己的娘在和上面坐着的女人说话。

说的话让绿丫觉得那么的冷，绿丫娘三十来岁，常年的操劳让她脸上已经皱纹横生，鬓边白发已经不少，说话也总带着哀愁。对面前的女人挤出笑容：“知道您是好心人，我不是三杯水洗出来的泥娃娃，再添点吧，她爹在家里等着治病呢。”

女人的嘴撇一下看着绿丫：“要不是你说得可怜，这样的人我怎么肯收，我们这儿，都是买回来调教了再送去大官府处使的，相貌不必那么好，最要紧的是机灵，可这孩子，从进来到现在都没说过话。”

绿丫娘听了这话一把就拽过绿丫，在她胳膊上拧了一下，绿丫吃疼，但还是木木地抬头看向女人。绿丫娘这才转向那女人：“这丫头在家时候，伶俐着呢，烧火下地样样来，要不是她爹的病，我怎舍得把她给卖了？”说着绿丫娘掉两滴泪，手还是没离开绿丫的胳膊。

绿丫心里木木的，可是也晓得，娘要是在这里不能把自己卖出去，那只能把自己卖给开私窑子的张嫂子了，张嫂子给的银子还要多一两呢。娘也说了，卖女儿本就会被人指指点点，再卖到私窑子去，那就不用见人了。

想到这里绿丫努力抬头露出笑容，声音很小地说：“求太太收留，我爹他，要银子治病。”说着绿丫脸上不自觉地流下泪。

女人唉哟了一声：“才说你木木的，这会儿说这两句还机灵。这样吧，”

女人想了想，“六两银子，再多就不成了，我这里比不得别处，别人家都是随便教教就卖出去，可我这不是，还要教她们怎么服侍，最要紧的是灶上的功夫要好。光这每日厨下的材料，都要三四两银子呢。”

绿丫娘听到能卖六两，和自己心里想的也差不多，卖到高门大户的银子是多，可自己也没门路，这家是专门养灶上的，等以后若有银子，把女儿赎出来，也能学到一门手艺。又看了眼女儿，绿丫娘忙站起身拉着绿丫一起跪下：“给太太磕头，太太这样好心，一定会大富大贵。”

女人啧啧两声也不扶起她们，只懒懒地说：“罢了，什么太太，进了这家，叫声相公娘罢了。”绿丫娘带了绿丫又磕了个头这才起来，女人这回才正眼看向绿丫，细细看过后道，“也还机灵，以后是要去大官府处使的，这头一样就是称呼。在我这里，太太奶奶是叫不得的，叫我相公娘，叫我当家的屈三叔就成。”

绿丫急忙应是，屈三娘子还待再说，已有个三十来岁的婆子走进来：“相公娘，昨儿说定的事，这家人来了。”屈三娘子脸上登时满是喜悦，起身要走，想起绿丫母女还在，就指着绿丫道：“你把她带进去，再立个券，给六两银子。”

说着相公娘就走出去，绿丫娘下意识地把手搂一下，那婆子已经走过来，先打量了下绿丫才对绿丫娘道：“跟我走吧，去立券再拿银子给你。”从此就很难相见了，虽然绿丫娘等着这银子救命，可还是忍不住又看向女儿。

那婆子对此已经见得多了，轻蔑地撇一下唇：“这会儿后悔的话，还来得及。”绿丫娘的心就跟刀割一样，把女儿放开，想嘱咐她几句却说不出，那婆子已经不耐烦地叫进来一个十五六的姑娘：“把这入带进去，和小婢儿住一屋，今晚给她好好洗洗，等明儿一早，交给老张。”

那姑娘应了一声就上前去拉绿丫，绿丫不由看向自己的娘，哑着嗓子喊了一声，绿丫娘眼里的泪登时如泉一样涌出，狠心把绿丫一推就跟了那婆子去。

绿丫眼里的泪也滴滴答答往下掉，那姑娘也不去劝，只是拉着绿丫往里面走：“虽说卖到这里，不如去那些高门大户来得好，可怎么也比卖到窑子里面好。再说了，要手艺学好了，跟了个好主，以后这主发达了，比在那些高门大户熬着的强。”

绿丫应了一声忍不住问：“姐姐，我只听娘说，这家人是养灶上的，这做灶上的要做什么？”姑娘已经来到一排小屋面前，打开一扇门让绿丫进去，听绿丫这样问就笑了：“这做灶上的，就是伺候主人家饭食的，不过只买得起全灶的，家里大都撑不起什么大场面，到时除了伺候饭食，指不定针线这些

也要做呢。”

说着姑娘往屋里探一下头，嘴里就道：“小婢儿跑哪去了，不是让她在屋里守着，学着怎么捻线？”旁边一间屋被打开，里面走出一个八九岁的姑娘，先叫了声翠姐姐才道：“勺子姐姐昨儿有人来相看，不是说五十两银子去给人家做全灶？这会儿只怕小婢儿去瞧热闹了。”

“就晓得她是个眼皮子浅的。”翠儿骂了一声就对绿丫道，“你先进屋歇着，等会儿我找套衣衫给你穿，再给你拿热水好好洗洗，这做灶上的活儿，龌里龌里的，哪能瞧得下去？”绿丫被娘带来的时候，已经特意洗过手脚，此时听到翠儿这样说，忍不住小声道：“用冷水就好了，用热水，费柴火。”

另一个小姑娘登时用手捂住嘴笑起来：“这是什么人家，别的都缺，只有这热水是从不缺的。我告诉你，要做灶上的活儿，怎能不学着赶紧烧开水？”说完这小姑娘就哎呀一声：“我忘了，回来是拿面果子的，张婶子说，我要学着多做一些面果子。”说完这小姑娘进屋拿了样东西就往外跑。

翠儿把绿丫推进屋，自己转身去找东西去了，这屋子不算大，里面放了两张床，中间用一张桌子隔开，桌子上放了个梳妆匣子，绿丫忍不住上前把镜袱掀起，看着镜中的自己黄皮寡瘦，不由叹了口气。

“哎，你就是那个新来的？怎么一点规矩也不懂，掀我的镜子做什么？”门口传来不客气的声音，绿丫急忙把镜袱放下，瞧见门口倚着个十三四岁的姑娘，想来就是小婢儿，忙叫一声姐姐，小婢儿横她一眼：“别来讨好，什么姐姐妹妹的，这里可没这套。”说着小婢儿就走到镜子跟前，见这面镜子和原来一样，这才回身瞪着绿丫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，今年多大了？我告诉你，这里可比不得你乡下家里，可是有规矩的。”

左一个规矩右一个规矩，绿丫忙道：“我初来，还不晓得什么，还要仰仗姐姐教导。”小婢儿听了，那眼往绿丫脸上一瞅：“这小嘴挺甜的，我告诉你……”

“小婢儿，你又这样了，不好好学着怎么做事，偏偏只知道搞这些，再过两年就该有人相看了，你要连面都发不好的话，难保爷不会把你卖到窑子里去。”翠儿的声音在门口响起，小婢儿登时变了脸，拉着绿丫亲热地说：“绿丫妹妹吧，既进了这里，也就有了缘分，你放心，姐姐我一定待你好。”

这脸变得真快，绿丫心里嘀咕一声但只睁大一双眼，这样的神情落在小婢儿眼里，自然就是个拿捏的柿子，手里已经使了劲儿，小婢儿对翠儿道：“翠儿姐姐，我可没有欺负这个妹妹，你瞧，我待她多好。”



翠儿怎不明白小婢儿在做戏，白了小婢儿一眼就对绿丫道：“这衣衫是现找出来的，只怕不合适，你自己瞧着改改，针线的话，找小婢儿要。热水我也提来了，你自己洗洗，好好歇歇，从明儿起，就该忙了。”说着话翠儿就把一套衣衫塞给绿丫，又拎了桶热水进来，当着翠儿，小婢儿忙从床底下拿出个大木盆来：“就用这个洗吧，胰子这些我这也没有，你将就吧。”

说着小婢儿就扭身出去，翠儿又和绿丫说了几句，也就出去。屋内只剩下绿丫一个人，她瞧着这一切，不由叹了口气，这以后就和在家不一样了。也不知道爹爹他会不会好？

把热水倒在木盆里，绿丫仔仔细细洗好自己，起身又把衣衫给洗了，换上新衣衫瞧瞧，上衣宽了些，但下面的裤子是短的，也不晓得是谁穿过的，绿丫想找针线把袖子缝一缝，小婢儿不在，也不敢去翻她的东西，只有作罢。

在这屋里等了很久，还是没人进来，只能听到外面传来说笑声，绿丫不敢出门，抱着膝盖坐了好一会儿后感到疲倦袭来，也就爬上床睡去。朦朦胧胧中听到有人进来，接着推自己一下，又骂了一声也就再无声响。绿丫连身都不敢翻，过了很久才睁开眼，娘说，到了这么个地方，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不要惹事，不要生非。

可是，真能做到吗？绿丫悄悄地把被子蒙到头上，哭了。

抽出一根过长的柴，一柴刀把柴劈断，把柴麻利地扔进灶洞里，那将要灭的火一下就又烘烘烧起来。绿丫把额上的汗水擦掉，飞快地把锅洗干净，把桶里的水倒进锅里烧热水。来这里已经一个月了，现在绿丫还是只负责烧热水，等掌握了烧火的火候，才能去大灶那边。

去大灶那边也不是立即上灶，还要先学怎么切菜，总要能把豆腐切成丝了，刀功才算过关。火候、刀功都过关，才能开始学着做菜。绿丫到现在，是相信屈三娘子说的，这地方，每日的材料钱都要三四两银子，屈家可还开着一个大饭馆呢，一边开饭馆，顺带养这些全灶，既有人做活还不用出工钱，真是一手好算盘，难怪这么发财。

绿丫见锅里的热水已经烧开，拿过几个瓦罐把热水打出来，好预备张婢子和几个已经学得差不多的全灶过来洗脸洗手。刚把水打好，小婢儿就走进来，在那打着哈欠，拎过一个瓦罐就往外倒水，边倒边抱怨：“你怎么打呼啊，昨晚我被你吵得一夜没睡好，再这样，不许和我一起住。”

自己打呼？绿丫不由点向自己的鼻子，自己好像一直没这个毛病吧？

“理她呢，她就是鸡蛋里挑骨头。”说话的是秀儿，她就是住在绿丫旁边

那个八九岁的小姑娘，对她绿丫一直感到很奇怪，别人都是两人一间，有时还要受张婶子的喝骂。可偏偏只有秀儿是一人一间不说，张婶子对她说话还算和气。连小婢儿这样见人都要刺两句的，见了秀儿也会声音低些。

绿丫悄悄问过翠儿，翠儿只说等以后就知道了，横竖好好做自己的事情就好，绿丫也只有把心里的好奇给压下去。小婢儿听到秀儿这话，恨恨地把瓢往盆里一扔，瞧着秀儿冷笑：“怎么，想打抱不平？那你就让绿丫和你一起住啊，别在那只会说好话，事情一点也不做。”

今儿小婢儿是吃枪药了？绿丫见锅里的热水将完，正把桶里的热水倒进锅里，听到小婢儿这话不由愣住。秀儿可没有绿丫这么好惹，也冷笑道：“谁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不就是爷昨儿收用了翠儿姐姐，没收用你？你就在这乱咬。要真想男人了，求爷把你往窑子里卖去，那才是日日受用不尽。”

收用？这两个字一入耳，绿丫的眼顿时瞪大，她已不是初来时候，自然知道收用是什么意思，来那日五十两银子被买走的勺子，也曾被屈三爷收用过。而这，几乎是每个卖到这里做全灶的姑娘，必经的路。虽然还不大通人事，但绿丫一想到那又矮又胖的屈三爷，就有些想吐。

那么漂亮和气的翠儿姐姐，也逃不掉吗？小婢儿被道破心事，脸上神色顿时变得狰狞，伸手就要去抓秀儿的脸：“你别以为你是爷的女儿，就没人敢惹你，你娘也不过一个下贱胚子，到现在相公娘都不待见你，和我们混一块，你当你就是这家的千金小姐？做梦去吧！”

这伤疤扯得秀儿登时就变了颜色，虽是屈三爷的女儿，但在屈三娘子的压制下，和这家里买来的全灶也差不了多少。未来的命运全掌握在屈三娘子的手里，至于自己那个爹，想都不用想。

小婢儿的手就要抓到秀儿脸上时，秀儿已经一耳光打在小婢儿脸上：“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说我娘？”小婢儿毫不示弱：“你娘不就是东门外窑子里的，每天要接十来个客人呢，这种滋味；你想不想尝尝？”

说着话，小婢儿的手已经抓到秀儿脸上，秀儿头一偏，发髻被扯下来，一根簪子掉在地上。头发既被扯散，秀儿也不顾忌什么，端起旁边的水就往小婢儿身上泼：“你是疯了不成，让你清醒清醒。”

绿丫先是被她们说的话吓了一跳，等她们打起来的时候竟忘了去拉架，这会儿见秀儿端起水往小婢儿身上泼才醒悟过来，急忙道：“秀儿，快别泼了，小婢儿姐姐你也少说两句。”

小婢儿登时又把风向转向绿丫：“让你献什么勤，你真以为她是千金大小

姐了，比起我们，不过是没花银子买。”秀儿那盆水本来在绿丫的呼唤下不要泼的，听了小婢儿这话大怒，把水从头泼到脚，泼得小婢儿里外衣衫都湿了。小婢儿本就不是好惹的人，反手一巴掌打在绿丫脸上：“下作小贱妇，你来拉什么架？”

接着就拿起瓢要从锅里打水去泼秀儿，绿丫裙子上也溅了水，见小婢儿要拿热水去泼秀儿，吓得尖叫起来：“婢儿姐姐，那是热水。”小婢儿已经喝道：“怕什么，把她这张脸给泼烂了，不定相公娘还要赏我呢。”

秀儿要避开，可离小婢儿近，绿丫力气又不如小婢儿那么大，三个人顿时乱作一团，小婢儿一瓢水没泼到秀儿脸上，只泼到她袖子上。小婢儿不由更加恼，要从锅里再打水来泼秀儿，顶好把她一张脸泼烂，到时被卖到那种最下等的窑子里去，每日接那些脚夫，连裤子都来不及穿。

小婢儿心里想得美，不料手被人握住，接着是翠儿的声音：“你们三个，闹够了没？张婶子就要来了，还不快些把这里都收拾了，不然到时又要挨骂。”小婢儿手里的瓢被另一人抢了去，小婢儿瞧见翠儿，心里越发恨得紧，冷笑道：“都是在这家里做活的，你这会儿和我摆什么架子？难道被爷收用了，从此爷就会抬举你？做梦去吧。”

翠儿怎不明白小婢儿的心事，此时听到小婢儿这样说，那脸色不由有些发白，和她一起进来抢下小婢儿手中瓢的月牙忙道：“翠儿，你理她呢，学不肯好好学，每日牙尖嘴利，打扮得妖妖娆娆，就巴望着爷能多看她两眼，也不是我们说，爷的脾性，哪是什么温柔款款的。”

这家的全灶，年纪当时的，只要不是麻的残的，都被屈三爷收用过，不过收用了也就收用了，到时有人相看，还不是一样卖出去，哪有人例外？

小婢儿总觉得自己生得好些，又温柔些，到时只怕屈三爷待自己会不一样点，就算要被卖出去，也要替自己寻一门好的主家，而不是随便一家就把自己打发了。此时听到月牙这样说，不由恨道：“你们俩别一唱一和的，我……”

“你什么你？”小婢儿才说了一个字，张婶子的声音就响起，若说外面饭馆屈三爷做主，里面事情屈三娘子当家的话，那张婶子就是这厨房里的王，不管是谁做什么，谁该什么时候上灶，都是张婶子说了算。有那聪明的，早早就把张婶子巴结好，毕竟能早上灶，学的要比那晚上灶的多很多，况且全灶靠的是什麼，不就是这灶上的手艺？不然真没人家看上了，到时年纪一大，也只有被卖到那样下等窑子里去。

见张婶子进来，小婢儿收了脸上的怒容，只对张婶子说了句：“张婶子，她们都欺负我，你瞧瞧，我这身上都被泼湿了。”这厨房里的是非，还没有能逃过张婶子眼的，听了小婢儿这话，张婶子只淡淡一句：“那你还不快些去换衣衫，好生梳洗了，今儿又有人要来相看，还有这外头有人定了熊掌，爷交代过，这熊掌的火可是最要紧的，翠儿，你昨儿看的火，看的如何了？”

翠儿急忙上前道：“那炉子被我好好地放在里头那屋呢，方才我还进去瞧过，好好的呢。”张婶子满意地对翠儿点点头：“这才是学手艺的人，甭管你们以后到了哪里，可都要记得，你们是买来灶上使唤的，把那些别的心思都给收起来。要闹，等各人有了主家，你们再去闹个天翻地覆。”

见众人都恭敬应是，张婶子这才洗了脸手，看看绿丫的火烧得怎样，又调配各人去做什么，该和面和面，该剁菜剁菜，等小婢儿换了衣衫回来时，厨房内和平时一样，看不出半分方才发生了争执的样子。

绿丫把火添得旺旺的，见旁边的秀儿已经和好面，想问秀儿为什么她是屈三爷的孩子却和自己在一起做活又不敢，只是瞧着秀儿。翠儿拿出一把南货在那择拣，见绿丫往秀儿那望去，叹口气道：“绿丫，我告诉你，这男人是没有心的。”旁边的月牙噗嗤一声笑出来：“说的就跟你见过多少男人一样，你又不往外面饭馆去，统共也就见过那么五六个男人。”翠儿只笑一笑，并没解释。

有个跑堂的走到厨房门口道：“张婶子，今儿有人要来相看，偏生爷的小厮又跑肚了，今儿没去伺候。你这里找个丫头去端茶上去。”张婶子正瞧着锅里的炸鱼，听了这话头都没抬：“成，绿丫，你去吧。”

原本跃跃欲试想出去的小婢儿一听到这话就叫起来：“凭什么让绿丫去，她笨手笨脚的。”张婶子连眼都没抬：“我昨儿让你做的面果子，你做出来没有？好生学手艺，哪来争这些，况且除了她，哪还有个闲人？”

小婢儿只得噤着嘴坐下，眼像刀子似的狠狠剐了绿丫两眼，绿丫洗好手，把围腰解了，也就跟了跑堂的往前面去。

到了那里，跑堂的把茶壶茶杯连着托盘都放到绿丫手上：“我们这样人家也不是什么大官府，你记住了，端茶上去后，先给两位客人奉茶，然后才给三爷奉茶。接着才能把托盘放到三爷旁边。然后就下来了，明白了吗？”

绿丫小心听了，听完应是，也就端着托盘往屋里走，托盘虽重，但这怎么端托盘端菜，都是基本功，绿丫进来那几天就学过，因此走得也很稳当。

走到厅里，绿丫已经看见上面坐了一个中年男子带了个十一二岁的少年，

屈三爷正满脸是笑地和那中年男子说话，话里夸赞的，就是自己家的全灶们如何如何好，价格还便宜。

绿丫仔细看了，这才先把茶送到那中年男子身边，又送到那少年旁边，那少年伸手去拿茶的时候，看见绿丫一双大脚，生得还瘦小，不由撇撇嘴。那中年男子虽在和屈三爷说话，但眼还是看向少年，见少年这样就轻咳一声，少年急忙把手缩回去，脸上神色依旧淡然。

绿丫已把茶放到屈三爷身边往下走，听到那声轻咳，不由好奇地回头看一眼。这一看不由有些惊讶，这少年，生得真是好。虽年纪相近，可自己和他，就如同云泥一样，绿丫看一眼身上浅绿的衫子，心里不由叹气，那少年身上穿的，虽然朴素，可那料子看起来是那样滑，和自己身上穿的，全不一样。

回到厨房，张婶子已经不在，想来是往别的地方去了。小婢儿正借此偷懒，手里拿着一根黄瓜在啃，瞧见绿丫进来就翻个白眼：“我还以为你再不回来，从此在相公娘身边服侍呢，怎的，端了一次茶，也要往这边来。”

翠儿在这里年纪大些，听到小婢儿又在排揎绿丫，就对她皱眉道：“安生做你的活罢，成日家说了这个又说那个。”小婢儿把黄瓜啃完，拿过抹布擦着手才对翠儿撇嘴：“你少替她说好话，她不言不语的，其实坏着呢。瞧瞧，才来一个月呢，你们就为了她，说了我多少话。”

月牙从锅里打了一盆水，往小婢儿空着的手里一放：“那也是因为你平日嘴很不好。你安生些罢，都是可怜人，你非要踩着人家的头做什么？”可怜人？小婢儿接过那盆热水，端到另一边洗刷起碗筷来，也只有她们会认命，自己不能，自己就算被卖，也要寻家好的主家，免得以后被卖来卖去，说不定到最后，还要被卖到那最下等的窑子里去，每日被那些粗汉子糟蹋，不到四十就死了。

绿丫已经又坐回到灶边，安安生生烧她的火，不管怎么说，把手艺学好是最要紧的，以后有了主家，安生服侍了，求一求主家，说不定还能被放出来，到时开个小饭铺也好。

想到这，绿丫唇边就露出笑容，翠儿正抬头瞧见，心里不由一叹，果然还是孩子，什么都不知道呢。等再过些年，就晓得苦了。在这个家里，生得不好些，才是好事。

许是绿丫端茶上去时表现得还好，等到吃午饭时，张婶子往绿丫饭上放了好大块肥瘦相间的肉，又挖了一勺卤汁给她。酱色的卤汁闻起来就很香，再用热热的米饭一拌，配着那块入口即化的肉，绿丫觉得，从生下来就没吃

过这么好吃的饭菜。要晓得就算过年杀猪，绿丫娘也舍不得费柴火费调料卤这么一锅肉，都是挂腊肉或者炒了，煮肉也不过白水煮煮，出锅后再撒点盐就给孩子们吃。

看见绿丫在那吃得香甜，小婵儿鼻子里又哼出一声，这样一块肉就吃得这么满足，真是没见过世面。但张婶子在，她也不敢多说，只是端着自己的碗，在那吃米饭就小咸鱼。

过了两天，这家里的全灶就又少了一个，这也是常见事。屈三娘子见几个全灶年纪都小了些，最大的翠儿也不过十五，这个年纪要在普通人家算是不小，可做全灶的，总还要再磨磨，于是让张婶子加紧让翠儿和月牙这些年纪大的，快些学会灶上手艺，好早些卖出去赚银子。

至于绿丫这些小的，也不能松懈了，除了那些粗活，也该学着切菜。屈三娘子一声令下，张婶子自然不会违了她的令，每日就督促着这些人快些学手艺。

当绿丫头一次站在案板面前，在张婶子的指挥下开始学和面的时候，那手忍不住抖，这可是白面，在家时候，娘都是藏起来，过年包饺子给爹吃，自己和弟弟妹妹们，吃的还是掺杂了不少麦麸的黑面饺子。

张婶子正在那讲，这面要怎么和，回头看到绿丫在那抖，眉不由紧皱：“你也来了这么多天，怎么还一脸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？不过一点白面而已，这要以后等你见到那些什么龙肝凤髓，难道你也说，不敢下手不成？”

绿丫定定心，细声细气地说：“张婶子，我只是怕浪费了。”这个回答让张婶子很满意，她抬起头瞧一眼绿丫才道：“有这份心很好，我们做灶上的，做的是饭食，要对这些有敬畏之心，若是以后，见了主家的东西就乱抛撒，以为花的是主家的钱，却不知折的是你自己的福。”

绿丫垂手细听，张婶子这才让绿丫打水和面。这头一次和面，张婶子也不指望绿丫一教就会，在旁边盯着，见绿丫手法还过得去，也就又告诉了遍下面该怎么做，自己去做别的事。

虽然双手沾满了面，可见自己水放的还是恰当，那面团已经和好，绿丫也有些欢喜，小心翼翼地把面团放在竹筛子上，拿过纱布盖好，等明天面发起来，就可以包包子吃。

一想到这，绿丫就笑起来，她的笑容还没收起，小婵儿已经走过来，伸手去拿灶台上的瓢，手缩回来的时候，胳膊肘故意那么一拐，就把绿丫的那个面团打到地上。

绿丫再是好性，瞧见小婊儿这故意做作，也忍不住睁大双眼，叫住她：“婊儿姐姐，你把我面团打到地上了。”小婊儿转身，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得意笑容：“对不住，我没看见。”说着小婊儿把面团捡起来，挑眉看着绿丫，“方才你可说了，这是好东西，不能浪费，不然就要姐姐教你，怎么做馍馍？”

绿丫见面团掉在地上已经脏了，心里本就在可惜，又听到小婊儿那得意扬扬的话，眼里忍不住流下泪来。小婊儿见绿丫哭了，那得意劲儿就更不用说了：“我还以为，你是说到做到的，哪晓得竟做不到。方才可是一口一个，这面是好东西，怕浪费，怎么这会儿，因了我把面团不小心掉在地上，你就要扔到泔水桶里？就是个两面三刀的东西，平日装得好，这会子，可就露出来了么？”

小婊儿在那骂得得意，不料绿丫已经没有再哭，收起眼泪上前把面团接过来，仔细想了想，拿起刀小心翼翼地把那些弄脏的面削掉，剩下的面又重新和了和，这才又拿过一个竹筛子，把面团放在竹筛子上，盖好纱布，找了个凳子，垫着凳子把竹筛子放到橱上头。

这动作让小婊儿瞪大了眼，刚准备说绿丫几句，见绿丫已经转身走出屋，不由追上去就去抓她的胳膊：“好啊，两面三刀的东西，给我这样没脸，我今儿不打你一顿，你还不晓得姐姐我姓什么。”

“呦，这是怎么了？小婊儿，你什么时候改姓屈了，这里除了姓屈的和姓张的，还轮不到你说话吧。”一道冷嘲热讽的声音传来，说话的是和小婊儿一起进来的筷子，她和小婊儿不同，她学东西快，到现在也只比翠儿稍微差一点点，上手炒几个菜也能中吃。屈三娘子让张婶子可要好好地教筷子，连打扮都要教给她，再寻一门好好的主家，到时能多得些银子。

小婊儿恨筷子比恨绿丫还要恨得多些，只是平时不敢惹筷子，此时听到筷子这话，放下抓着绿丫的手就瞧着筷子：“这先进来的，教训一下后进来的，也是平常事。”筷子已经袅袅婷婷地走上前，听了这话也不接话，只是对小婊儿一笑：“方才我可瞧见了，前面越香楼的老鸨，来寻相公娘说话，说她家的女儿前日病死了，想从相公娘这儿，要一个女儿回去。小婊儿，你可是没有被爷收用过的。”

小婊儿的脸顿时变白，但很快她就强撑着道：“你不也没有被爷收用过吗？况且你比我还生得好一些。”筷子笑了，这笑容看在绿丫眼里，竟有几分狰狞，绿丫悄悄地想离开，但又不敢离开。果然筷子已经开口：“小婊儿你还不知道吧？我已经被人家看上了，只是说我年纪还小些，灶上使唤的话，还不得用，

等明年三月，就拿银子兑我过去。连定银也交了，还说，要留着我的女儿身呢。相公娘对了爷千叮咛万嘱咐，不许爷碰我一指头。”

筷子说一句，小婢儿的脸就变白一些，翠儿和月牙虽然都不过十五六岁，但要去门户人家，这个年龄已经算大，况且她们都被屈三爷收用过，越香楼的老鸨也不会选她们。剩下的人，不是自己就是筷子，而筷子已经定下了，那就是自己。

筷子见小婢儿一脸雪白，那嘴越发似刀一样：“你不是一向喜欢吃好穿好，盼着爷早日收用你？等去了越香楼，梳拢过了，自然有的是人疼你，你啊，还有的受用呢。”说着筷子掩口一笑，打算离开。

小婢儿此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一把就抓住筷子：“你胡说八道，我要去和你见相公娘。”筷子被抓住，她可不是那样没力气的，手一推就把小婢儿推到地上：“你也瞧瞧自己的德行，好吃懒做不学手艺，进来四五年了，连个面果子都炸不好，成日只晓得欺负人。不去那些地方，还能去什么地方。想找好的主家，下辈子吧。”

说着筷子啐了小婢儿一口，准备拔脚走人，回头瞧见绿丫缩在一边打抖，筷子的下巴不由微微一抬：“平常她不是老欺负你，你这会儿也顺着骂她几句，好去去火。”绿丫听到自己被提到，这才看向筷子轻声道：“筷子姐姐，我觉得婢儿姐姐也怪可怜的。”

筷子不料绿丫会这样说，眉不由皱起，接着就冷笑：“可怜，这里面的人谁不可怜，可是有些人，最是要仗着自己可怜就要人人都让着她，她还要去欺负比自己更可怜的人，来表示自己不可怜，这样的人，真是踩她几脚都嫌脏。”

见绿丫还一脸懵懂，筷子的下巴又抬起：“你才刚来几个月，年纪还小，不懂也是平常，等在这家里待上几年，就明白了，甭管你多得爷的疼，相公娘的喜欢，到时说一声卖，还不是把你给卖了。说来说去，也只有好好地学手艺。”说着筷子不由长叹一声，也不再小婢儿，拔脚走了。

见她走了，绿丫也跟着走了，只是走前又瞧一眼小婢儿，听她在那低低地哭，绿丫也不晓得心里哪里酸酸涩涩的，竟然也落了几滴泪。

过得两三日，果然屈三娘子就让人把小婢儿唤去，唤走不久，就听见前面传来小婢儿的哭声，但这哭声并没持续多长时间。听到哭声，厨房里的人都停下做事，张婶子的眉已经竖起来：“都麻利点，好生做事，谁不要经过这么一遭？要不想哭，就好好地把手艺学好，去个好主家。”

众人又开始做事，绿丫今日已经开始学切菜，方才还担心切到手指头，



此时却是使出吃奶的力气，务必要把那菜切得十二分的好。张婶子回头看见，不由点一点头，这孩子，还有几分可教。

到了晚上，绿丫回到屋里，见小婢儿的铺盖还摊在那里，她心爱的那面小镜子也放在枕头边，如同她人还会回来。只是绿丫知道，她再也回不来这间屋子，不由坐下看着小婢儿的床铺发呆。

“想什么呢？那么点点大孩子。”翠儿轻快的笑声响起，绿丫赶紧站起来，笑着说：“没想什么。”翠儿伸手摸一下绿丫的脸：“瞧瞧，这还有泪呢，是不是心里头空落落的？”

见自己心事被说中，绿丫低头不好意思地笑了，翠儿把手里的一把栗子塞给她：“今儿运气好，恰好还剩这么一把。各人分分。”绿丫道了谢，见翠儿坐下终于还是忍不住问：“翠儿姐姐，虽说婢儿姐姐对我不好，可她被卖到……”

绿丫顿一顿，终于没把窑子两个字给说出来，只是轻声道：“可我心里，为什么还是空落落的，什么滋味也说不出来？”翠儿叹气，就在绿丫以为，翠儿不会回答自己的时候听到翠儿轻声道：“你能这样说，显见的你还是个好人。可是既进了这么一家，不管好人也好，不好也罢，到头来还是被卖出去，浑浑噩噩过了这辈子。”

翠儿今年也不过刚满了十五，可绿丫听着她这话，却有无尽的悲伤，不由低头只看着手里的栗子，翠儿回神过来摸摸绿丫的脸：“绿丫，我一直没问过你，以后想做什么呢？”绿丫又不好意思地笑笑，接着把自己的心事说出来。

翠儿听了也笑了：“你能这么想就好，说起来，我们都是苦命人，苦命人，互相怜惜着也好。姐姐告诉你，你以后不管到了什么时候，就算再苦再难，也不能往比你还苦的人身上踩一脚。知道吗？”

见绿丫拼命点头，翠儿又笑了，可这笑容里还是有些苦涩，原本对生活也似绿丫一样，有着无限向往，可这些向往，在被屈三爷叫进房的那晚，在疼痛中全都没有了。

绿丫并不懂翠儿笑容里的意思，只是默默地剥着栗子，分一个给翠儿，另一个留给自己，似乎这样就能把心里的空落落给填满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转眼绿丫来屈家也快两年了，屈三娘子又买了几个人，有一个放在绿丫屋里。绿丫学得很快，现在做面食已经难不倒她，切菜什么的，虽不能把豆腐切成丝，可切个萝卜番薯，还是能细如发丝。

这样的表现让张婶子很满意，和绿丫说，再过两个月，就让绿丫试着上灶，